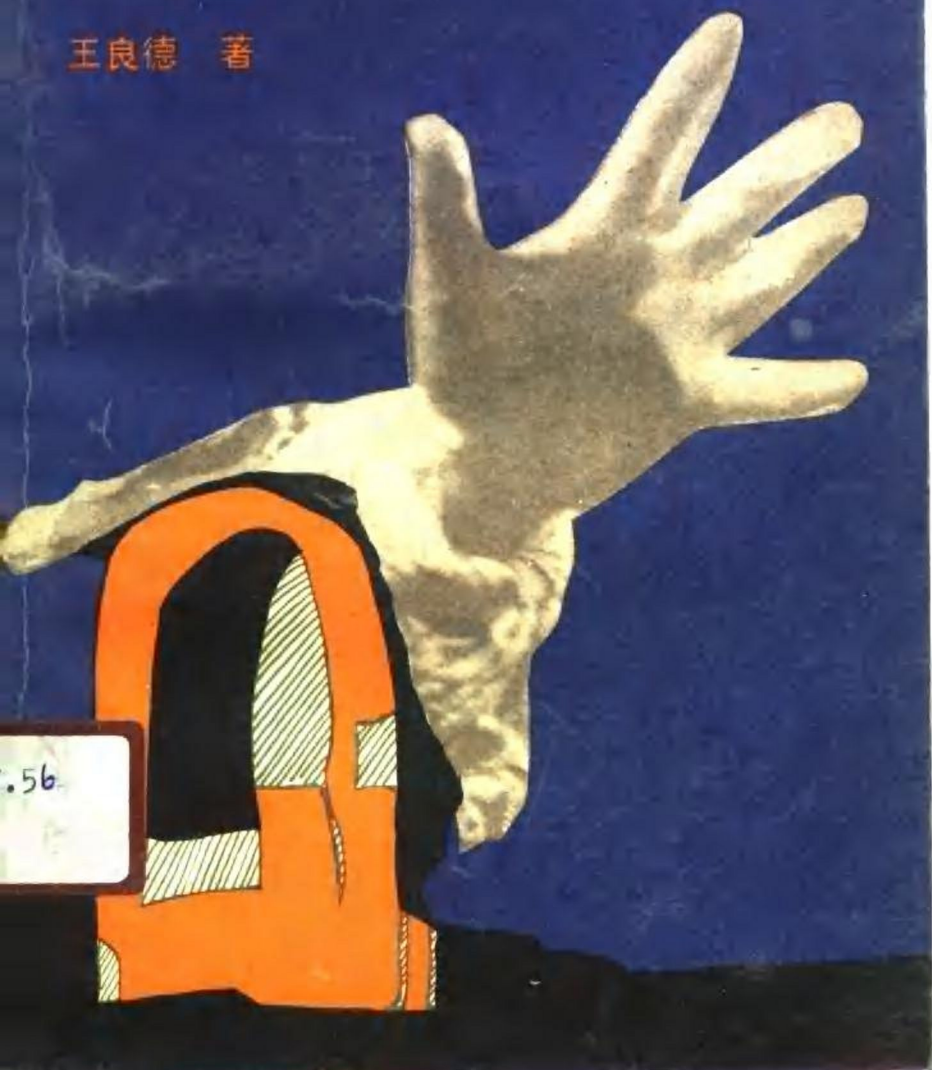


幽灵与天使

王良德 著



幽灵与天使

王良德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

ISBN 7-5378-0298-X

1·290 定价: 3.30元

目 录

● 上部 超级女谍

- 一、被绑架的妙令女郎…………… (1)
 - 二、是情网？还是陷阱？…………… (20)
 - 三、“你不能与那些滥女人苟合……”…………… (34)
 - 四、开罗……瑞士……京都…………… (48)
 - 五、地狱的哀鸣…………… (65)
 - 六、东洋女的情思…………… (76)
-

● 下部 金匱玉函

- 一、“金匱玉函”之谜…………… (93)
- 二、神秘蒙面人…………… (106)
- 三、何时了却风流债…………… (120)
- 四、鬼窟雪松山馆…………… (139)
- 五、两个女人…………… (156)
- 六、真“水蛇”出洞…………… (170)
- 七、大小姐身陷宝珠商行…………… (186)

八、风云凌烟閣.....	(201)
九、凱特娜逃離雪松山館.....	(215)
十、大洋深處詐中詐.....	(230)

●上部

超 级 女 谍

一、被绑架的妙令女郎

风驰电掣的黑色轿车在山路上急剧地颠簸着，车灯熄灭了，轿车象条黑鱼在椰林中游窜。闪烁着彩色灯光的富豪酒座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只隐约见到一个白色光团。

估计离开埃及最美的地方——开罗郊区的“花园城”五十英里了，车速慢下来，悄无声地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车内顶灯亮了，后座上蹒缩着一个娇小纤细的身躯，柔柔的金发顺着脖颈掩着面孔，是个楚楚动人的女人，只见身形就能销魂。她的头无力地耷拉在胸前，已经被麻醉过了。

普金斯扬起忧郁的面孔，恨声道：“在这里干掉她？”

• 1 •

“不。”一个戴墨镜的宽脸盘男子，隔着椅背伸过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挑起少女的下颏，端详一阵，“咳咳”两声秘笑，“架她进去！”说着，他跳下车径直朝院门走去，婆娑树影底下的院门被“吱吱”地拉开了，早有人等在那儿。

房间的落地窗，尽被厚厚的蓝绒帷幕遮严，里面灯火通明，外边黑黢黢。室内一色的英国家俱；桌、椅、沙发都是硬木雕花，格调高雅，一座古铜色的裸女大钟被摆在房间的显要位置。

昏睡的娇小女人被丢在沙发上象只小猫。

一个骨架清奇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抽着雪茄烟，那内陷的眼窝裹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沙发上的女子，突然，冷冷地问：“她就是‘水蛇’？”

宽脸盘扬起脸盯着普金斯。

“不错，”普金斯肯定地说：“我有她与当地信上帝会联系的证据，‘水蛇’这个代号还是从会长哈桑那里知道的，他们准备在德军进攻并占领开罗和亚历山大港时，里应外合把英军赶下海去……她叫凯特娜，是富豪酒座的应召女郎。”

厄普尔熄掉雪茄烟，踱步到沙发跟前，又仔细观察着紧闭双目的凯特娜，“难道她真是水蛇？曾使德国帝国元帅戈林着迷的尤物？”厄普尔很早就听到传闻：一个美妙神秘的女人，风靡间谍界，令军部的一匹匹“野马”为之倾倒。战争爆发后这个女人消失了。现在突然出现在埃及。倘若真是“水蛇”，那一定是德国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少将掌握的另一支谍报队伍的头目，这样的女人不会被委以委琐的职务。但她在埃及干什么？有特殊使命？为什么过去对她无

踪可觅？厄普尔百思不解。

职业的特点、铁的纪律又不允许他与别的情报网有横向联系，谍报局的三千成员撒向世界各地，尤其现在的对手又是既狠又刁的英国特务机构，稍有不慎，就会被大猎犬们嗅出味来在劫难逃。

这个女子所以引起他的注意，还是黑赫米小姐的暗示。

富豪酒座。

富贵、华丽却又灯光暗淡，显得幽静宁馨，低沉的爵士乐旋律在大厅四周迴响。一派歌舞昇平，不见一丝战争痕迹。殊不知隆美尔的装甲师正虎视眈眈，准备向开罗扑来，最终占领苏伊士运河。危险在迫近，英国驻开罗机构做最后应急准备，焚烧文件，撤退家属及文职官员。

这一切，厄普尔心里都很清楚，他兴奋不已，加紧活动，他想纠集埃及的地下武装，发动一次突袭，给英国人那柔软的腹部再来一刀！夜间的一份急电，令他心神不安，急电是隆美尔亲自签发的，内容是：

“幽灵，前线告急，是谁跟丘吉尔合作？还是我们的安全程序出了问题？速核实。不能搞小孩子玩意儿……”

这意味着突袭行动被制止。

他那鹰隼般的眼睛凝视着舞池里的英国大兵们搂抱着袒胸露背的外国舞女，在埃及只有在这里才能领略到异国情调的肉欲刺激，他目光的焦点始终追踪着一个女子的背影。

一缕幽幽的高级香水味漾在鼻间，一双柔若无骨的纤手扶住他的双肩，声音也是甜颤颤的：

“先生，她实在是美。”

黑赫米小姐狡黠地一笑，款款地坐在他身旁的空位子上，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呷了一口。黑赫米刚跳完“肚皮舞”，浅棕色面颊上还沁着细密的汗珠，打着蓝眼窝的眼睛闪烁着亮光，一口洁白的牙紧扣着。她紧盯着厄普尔的眼睛。

“她是谁？”厄普尔呷着酒随便问。

“象是英国人，很美很动人，她对英国军官很感兴趣，她到哪里，屁股后总跟着一群男人，是我们的人吗？”

黑赫米眼睛里闪着妒火。

厄普尔不置可否。

“她来了。”黑赫米扭着腰肢，送给厄普尔一个笑波，轻盈地离开了。

“先生，可以跳一个吗？”妙令女郎羞涩地做了个请的姿势，妩媚动人。

厄普尔笑态可掬地挽着女郎的胳膊走向乐池。

一曲舞罢，厄普尔还醉心于叫凯特娜的应召女郎那樱唇里散发的馨香气息所给予他周身畅快的氛围中。

舞女黑赫米重新坐到他的身边，低声说：

“她是英国间谍？”

“是个迷人的尤物，要弄清她的来历。”

灯火阑珊。酒吧间寂静了许多。骤然响起的惨人的空袭警报。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厚重的窗帘落下来，舞女们疲惫地脱掉高跟鞋，赤着脚在波斯地毯上来回跑跳着。

凯特娜的女友司琪儿抱着一堆衣服，等着正在帐台跟领班结账的凯特娜。

“小姐，一位女士要见你，在角厅那儿。”一个穿白制服打黑领结的侍者有礼貌的对司琪儿说。

“我？”司琪儿有点犹疑。

“一会儿，我帮您拿衣服。”

司琪儿快步向角厅走去。

凯特娜连头也没回，伸手接过衣裙，刚要走到边门的一个小房间里去换衣服。忽然，耳畔响起一个浑厚男中音的纯正英语：

“小姐，外边正在空袭，您需要帮忙吗？”

凯特娜顺着声音一望，是一位面容持重却富有朝气的东方青年。这个青年清澈的双目凝视着凯特娜，略带调皮的嘴角抿了抿，给她丢了个眼色，整了整黑燕尾服的下摆，不动声色地站在玻璃酒柜后面。

凯特娜瞿然一惊，才想起了司琪儿，到处找不见她的影子。摇曳灯光的暗影里出现了几张不熟悉的面孔，飘忽不定的眼神刺得凯特娜生痛。

凯特娜觉察到了危险。

“先生，外边的空袭够可怕的，而且我的女友也不知哪儿去了，先生，你能给想想办法吗？”凯特娜凄然一笑，怯生生地直视着青年。

“请快走到柜台里——”东方青年低声说，尔后又若无其事地道：“小姐，您一定忘记付帐了，你可以进柜台里对对帐，”说着，青年就掀开柜台板，凯特娜闪身进了柜台里，青年低声对她耳语：“快绕到货架后面，有一个门洞，拨开门栓顺着楼梯到一个小二楼直通大街了。”

凯特娜感激的目光、馨香的气息拂着青年的双腮。

“你怎么办？”

“我来应付他们。”

就在这位英俊而又果敢的青年走出柜台，冲着迎上来的几个彪形大汉走去的时候，凯特娜最后一眼，掠过青年的背影，娇小的身躯，蹿进门洞里，她跌跌撞撞，顺着楼梯快步疾上。她是一位颇有经验的特工，她没有贸然出现在二楼上，而是顺着楼梯口的一个滴水檐的水道，攀着固定水道的管件，溜到狭窄的院墙的过道里。是潮湿的沙地，她看了看附近没有动静，象只小猫似地匍匐着身子，找到了一间门窗皆败坏的地下室，她屏着气息从地下室后门出来，正冲着另一条街口，她拢拢乱了的鬓发，轻盈地走了出去。

一辆黑色轿车急驰到她的跟前，车上跳下两位男子，向她一步步逼来。

若论手脚功夫，凯特娜虽腰肢纤细，却不让须眉，眼下这两个男人还不够她拾掇的。可她从上司那里得到的训令竟是如此的严肃明确；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可能被埋伏在埃及某一股势力捕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她只能守口如瓶、以静待变，她应当被人认为是“水蛇”但只是一条虚幻的“水蛇”，是希特勒魔影下的“水蛇”，凡夫俗子只能顶礼膜拜，她要“灵蛇握珠”，为帝国的“超级机密”的安全而战。

她装作束手无策，惶惶抖动，被扑上来的男人拦腰抱住，塞进车厢里，黑色轿车绝尘而去。

司琪儿被一位浅棕色皮肤的女人引到一个房间里，她困惑地环顾了一眼房间，摆设简单，只有几只大沙发摆在房当

间，门窗遮得都很严实。司琪儿晃了晃金黄色的秀发，朝裸露着大半个乳房、性感十足的黑赫米投去鄙夷的一瞥。黑赫米并不理睬司琪儿的不快，她用一双纤手抚摸着胸前一串晃人眼目的珍珠项链，斜乜着司琪儿道：

“小姐，知道是谁请你到这儿来吗？”她撩一下裙裾，把匀称、细长的浅棕色大腿搭在一张沙发靠背上，用一种令人肉麻的口吻说：“瞧你刚才在乐池中抱着英国军官翩翩起舞那股罗曼劲，就知道小姐太骚了，一定不是个痛快人，怎么样？动点真格的再说？”

“你是什么人？你让我说什么？你是一个讨厌的女人。”

说着，司琪儿愤然回身就走。

黑赫米响起一串疹人的“哈哈”笑声。

司琪儿这才看清门旁还站着两个穿深色西服的男人。随着棕色女人的笑声，他们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司琪儿惶恐地尖叫一声：

“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救命呀——”

没待司琪儿再喊第二声，两个男人用劲地扼住她的脖子，又扼住她那盈盈细腰，轻松地托了起来，任凭她拼命地扭动，也挣脱不开两个男人铁钳般的大手。她象一团任人揉捏的面团，虚脱无力地垂在半空中。

“你说，刚才，不，是经常同你到这里来的那位小姐是什么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不说？……”

黑赫米的长发垂在司琪儿的脸蛋上，俯视着问。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司琪儿的脖梗被放松了，她才喘过气来。

“不知道？知道你一定会说不知道，浮士德为获得渊博的知识和无上的权利，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你为大英帝国和你那位忠实的伴侣也将牺牲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器官的，你说是吧？可爱的小姐——”黑赫米淫秽地一笑：“象你这样一位乳峰高耸对一切男性富有诱惑力的妙龄女郎倘若成为一个塌胸……太可悲了……”

黑赫米一双褐色眼睛里闪烁着阴森、残忍的光。

“吃”地一声，司琪儿的胸衫被撕开，连同裹着胸乳的罩衣都被一个大鼻子的男人抓到手里！一对白晰、高挺的乳房颤颤的裸露出来，司琪儿痛苦、羞涩地紧闭起眼睛。

一阵彻心的疼痛，司琪儿猛地睁开眼睛，一个戴着阔边墨镜的家伙手握着一把利刃，戳进她左胸乳部，鲜血顺着白晰的皮肤汨汨地流着，“墨镜”并不看司琪儿，却对着黑赫米，只待她一个眼神，刀刃就会残忍地旋转，乳房就会连根剝掉了……

“你说……”黑赫米眯着眼睛，声音很轻，嚤嚤如诉。

“墨镜”身子抖了一下，匕首沾着血迹，“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那肥胖的身躯也软塌塌地歪倒在地上，因为失去了平衡，另一个男人没抓住司琪儿的身子，她也跌落到地板上，昏迷过去。

黑赫米惊恐地睁大眼睛，“墨镜”的胸前插着一把匕首，已经死了！黑赫米尖呼一声，急速地扭动了下腰肢，跳到沙发背后，惶恐地问：“谁？！杰斯，杰斯！怎么回事？！”

大鼻子杰斯握着一只大口径手枪，紧张地注视着四周。

外边，漆黑，偶尔闪过探照灯的光柱，一扇窗页开了，

风吹着窗帷轻轻抖动。

突然，灯光也熄灭了，是被人切断了电源。

一条人影迅疾地跃了进来，“呼！”“呼！”杰斯跳动着身子，手指勾着扳机，朝模糊的人影开着枪，子弹带着曳光，在房间里乱窜着，响起一阵阵器皿被击碎的爆裂声。

“哇！”杰斯的前胸被人踹了一脚，他爬在墙旮旯里，还没弄明白打击是来自何方，第二次沉重的打击又踢在他大鼻子上，血浆迸出！这个曾在扎尔茨韦德尔市获得荣誉的拳击冠军，也尝到了被别人用拳擂在鼻子上的滋味。他训练时用活人做靶子，一次从集中营的苦役中找到两名身躯大而弱的波兰人，放到拳击场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在数百名盖世太保的鼓噪下，拼命挥着拳头朝这两个已被集中营折磨得不能走路的波兰人的要害处打，其中一个被打得满地打滚，最后惨叫着死去了，另一个因被击坏心脏，被拖回集中营后不久也咽了气。

杰斯忍着巨痛，运用凶狠的钩拳、直拳朝旋转在自己面前的影子频频出击！拳出有力，呼呼带风却被对手“韦陀献杵枪胸前”杰斯只觉拳被对方用手一捏，震颤麻痛！他大喝一声：“黑赫米小姐！快走！！”

黑赫米早已幽灵般地溜出了房间。

杰斯竭尽全力地把拳抽回，只听两耳风声迅响，急忙晃动脑袋向右躲闪，来者不善，功夫上乘，是中国的气功拳路；气由丹田催发，气动则如火山爆发化作崩劲，力重千钧，快如闪电，右躲，崩劲疾达右！左躲，崩劲化掌疾达左！杰斯情急，知道遇到了高手，脚法一乱，借着室外的光亮，他双手一插朝对方狠命戳去！这一“招”也是他的绝

招，不知伤损了多少战俘，拳裹阴重黑气想置对方于死地！

谁料对方早已看破他的狠毒伎俩，真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黑影人猛然站立，全身百节发出一阵如同鹤唳的清凄鸣音，这声音断断续续在室内缭绕半晌，迸发出一阵光华，黑影人被自身真气之光晕，闪闪烁烁，罩成一团，如同一座闪着金光的雕像巍然不动！

杰斯用尽全力地一“戮”还未及触到对方的身体，自身却被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猛然摔回到墙壁上，双手如同斧削般的疼痛，他“呀呀”怪嚎！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知道自己劫难在即，用劲闭死眼睛，等死而已。

杰斯曾到日本的关西银座街的三町武馆拜会过一个日本浪人天藤，学习天藤的柔道绝技。不想天藤却到江户一个中国会馆里去习中国传统武术功夫。因杰斯与天藤脾性相投很得天藤的照护，所以对中国的气功、武术略知一、二。他明白来人的功夫不同凡响，出招风生、运气华发，乃是峨眉七链秘功之传，谙其三昧者，上接天乾之刚阳，下承地宫之坤精，阴阳二气，鼓荡相摩，外练铁布衫，刀斧无伤，内练丹田气，贯气七星！神功出手，鬼神莫防，想不到在开罗这个地方出现这般奇人，竟神差鬼使又被自己碰上，他深怨头厄普尔派自己配合黑赫米这个小荡妇做这笔蚀本的买卖。

.....

门被撞开，几只强光手电照亮房间，黑赫米领着几个地下冲锋队队员闯了进来！光柱照射下，只见杰斯满身血污，象个三神庙里的泥塑小鬼，失神落魄地依墙而立，昏迷在地的司琪儿已踪影全无。

娇小女人的长眼睫毛扑撒了一下，吃力地睁开双睛，发

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间屋子里的摆设及布局给人以英国情调。首先，映于眼帘内的是那座年代久远的古铜色的裸女大钟发出“咚咚”的走弦声，梅花时针指在11上。

“小姐，受惊了，我们用了一种不算友好的方式，请小姐到这里来做客，这虽有损大英帝国礼义之邦的传统，但也是万不得已，宁愿冒犯小姐，也不愿失去一睹凯特娜小姐芳容的机会，不过这尴尬的方式，太令人遗憾。”宽脸盘斯特尔温文尔雅、斟文酌句。

凯特娜循声望去：东首一位英国绅士装束的男人站在镶着浅色护壁板的墙边，潇洒地背着双手，温和地望着她。她避开他的目光，眼睛又打量着房间：这是个很大的客厅，除有门厅、廊房之外还似乎有其它的房间相连，因为左侧的一间被挂着的深灰色的帷幔遮住。她知道出场的这位肯定不是“主角”，恐怕“主角”正在深灰色帷幔后面的什么地方“导演”着这场戏。

她放松了下被捆痛了的双臂，把目光停留到正面墙壁的壁龛里，泥金重彩镶装的古典油画，因年代久远已失去光泽……

站在墙角的男人踱到她对面的一张矮沙发跟前，做了歉意的姿态，坐下，脸上仍挂着笑：

“您是位英国小姐，您的风度说明了这一点，您还是位叵于心计的间谍，您不露声色地引诱英国军官，又不急于套取情报，说明您的城府很深，您是为盖世太保哪个处工作？希望您能赶快告诉我们，您知道在战乱时期抓住对方的特工人员，不管证据是否确凿，随时可以宣布您的失踪。”

斯特尔为自己的这番话感到得意，他相信头听到了也会

叹服。

凯特娜犹豫了一下，她的眼神有点茫然，尔后又恢复了镇静，她淡淡地一笑，反问道：

“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想不到会有人莫名其妙地向一个酒吧伴舞提出一些她根本不懂的问题，先生一定是弄错了吧？”

“妙，妙。”斯特尔拍手叫好，“妙就妙在小姐被绑架到这个险象丛生、后果不可预料的地方，你还能镇静如一，方寸不乱，真是一个经过世面的乱世佳人！”旋即，斯特尔脸色一板，恨声道：“我还要告诉你，既然请你来，我们一定会弄清你的身份！你知道希特勒这个恶魔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吗？！他要征服世界，征服日不落帝国，就要屠杀、践踏，将世界文明焚为灰烬！可恶的埃尔温·隆美尔军团率精锐部队到北非，要实现希特勒的理想，建立远东的日尔曼帝国，英国的精英儿女被他们在沙漠上摧毁了，到处是死人，难道你做为一个女性就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眼见着自己的同胞在炼狱里挣扎，你却仍要为盖世太保肆虐助一臂之力吗？！你回答我！”

斯特尔一反温情脉脉的话头，开始威胁眼前这位娇小女子。

这绝不是英国情报机构，她坚信这一点。

“水蛇”是被秘密捕获的。她现在就是“水蛇”，不仅面容维妙维肖，甚至“水蛇”的性格、语言，她都研究得透彻无比，连她的密写、跳格暗码的手法，她——凯特娜都以非凡的热情去推敲、熟悉、掌握。

她明白第一步成功了。

诱饵使黑鲨上钩了。

眼前，倘若是“水蛇”面对这一切，应当如何对待？她思忖着。因为间谍虽然磨掉了性格，但还是有性格的。

幕后人是谁？一定让他自己跳出来。英国情报机构正在实施一项庞大的又是十分重要的计划，派她担任“水蛇”这个重要角色，恰恰是这个重要计划的一环。这一点她是模糊认识到的，上级的指令总是不那么明确，任凭她的机敏和专门训练过的综合分析情报的本能，她感觉到：大战中的一方可能出现了某些漏洞，而且是危及整个战局的漏洞，交战双方都在竭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以求置敌于死地。

她是一枚“棋子”，是随时可能被输掉的棋子，她不战而悚——虽然最高情报部门为她提供了各种安全措施，但危险即在眼前。

凯特娜盈盈而立，睨视了面容严肃的斯特尔一下，轻松地说：“先生，我是一个飘零舞女，四海为家，我到过波兰，到过南斯拉夫、利物浦、马耳他，最后在里斯本定居过一段时间……”有人送来一杯杜松子酒，她对侍者浅浅一笑，表达感谢，呷了一口，略一沉吟，心想，幕后的指挥者，一定十分满意她玉唇轻启开始讲话。

气氛顿时缓和了，斯特尔谄媚地递给凯特娜一支三五牌英国香烟，并给点着了火。凯特娜用染着猩红寇丹的纤指夹着抽了一口，小嘴一噘，吐出许多烟圈，大环套小环的在空中浮动，又用劲一吹，一个更大的烟圈从空中轻盈落下，罩住了斯特尔的头部。斯特尔面绽笑纹，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直视着凯特娜那诱人的酥胸，咽着口水却装作不失绅士风度地侧